

唐玉林一著
沧桑武陵三部曲之清浪街

清浪街

QING LANG JIE

黔东小镇，山环水绕。有桃花源的美丽，却绝无桃花源的安宁。
豪侠义士，凶残顽匪，纠纠官军，倩倩美女，在这里演绎出刻骨的恩怨情仇……



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Guizhou Publishing Group

■ 本书为贵州省作家协会重点支持作品

唐玉林 / 著

清浪街

QINGLANGJIE

沧桑武陵三部曲之清浪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清浪街 / 唐玉林著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4.6

ISBN 978-7-221-11896-7

I. ①清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9192号

沧桑武陵三部曲之清浪街

唐玉林 / 著

责任编辑：杨 礼

装帧设计：郑亚梅

出版发行：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 址：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

邮 编：550004

印 刷：恒美印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

规 格：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：20.25

字 数：350千字

版 次：2014年5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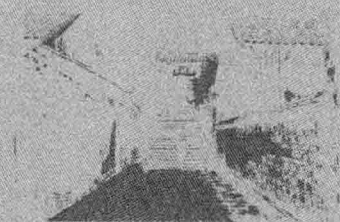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：ISBN 978-7-221-11896-7

定 价：32.8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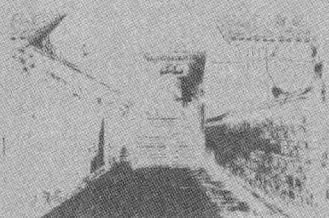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CONTENTS



一 / 5
二 / 22
三 / 32
四 / 40
五 / 46
六 / 58
七 / 70
八 / 78
九 / 85
十 / 93
十一 / 101
十二 / 109
十三 / 118
十四 / 128
十五 / 137
十六 / 144
十七 / 156
十八 / 165
十九 / 172

目录 | CONTENTS



- 二十 / 179
- 二十一 / 188
- 二十二 / 195
- 二十三 / 204
- 二十四 / 214
- 二十五 / 221
- 二十六 / 230
- 二十七 / 238
- 二十八 / 246
- 二十九 / 255
- 三十 / 264
- 三十一 / 272
- 三十二 / 280
- 三十三 / 288
- 三十四 / 298
- 三十五 / 305
- 三十六 / 312
- 三十七 / 316

■ 本书为贵州省作家协会重点支持作品

沧桑武陵三部曲之清浪街

唐玉林／著

清浪街

QINGLANGJI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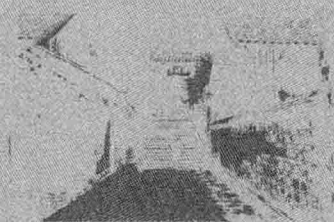


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Guizhou Publishing Group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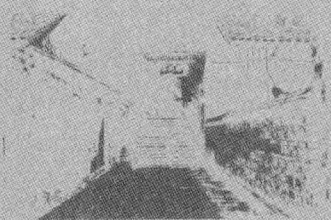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CONTENTS



一 / 5
二 / 22
三 / 32
四 / 40
五 / 46
六 / 58
七 / 70
八 / 78
九 / 85
十 / 93
十一 / 101
十二 / 109
十三 / 118
十四 / 128
十五 / 137
十六 / 144
十七 / 156
十八 / 165
十九 / 172

目录 | CONTENTS



- 二十 / 179
 - 二十一 / 188
 - 二十二 / 195
 - 二十三 / 204
 - 二十四 / 214
 - 二十五 / 221
 - 二十六 / 230
 - 二十七 / 238
 - 二十八 / 246
 - 二十九 / 255
 - 三十 / 264
 - 三十一 / 272
 - 三十二 / 280
 - 三十三 / 288
 - 三十四 / 298
 - 三十五 / 305
 - 三十六 / 312
 - 三十七 / 316
-



民国十八年，仲秋。八月十八。

清浪街的中医世家桑大夫刚用过早膳，陈家院子的剃头匠宇清观就匆匆赶了过来，沿途不时和相遇的街坊打着招呼。

“桑大夫！桑大夫！”还隔老远，桑大夫就听见了宇清观的叫声。

“啥子事嘛？如此慌张。”桑大夫仍旧坐在堂屋中的太师椅上，用牙签细细地剔着牙。适才吃的牛板筋，有一丝卡在右腮后的槽牙中，为剔出这丝牛筋，桑大夫已经花了一盏茶的工夫。这一说话，牙签便轻轻地断了，桑大夫好不气恼，只得又去靠墙边的竹扫帚上，细细地选择了一枝适用的枝条，继续剔他的牙。

“桑大夫，”宇清观有些气喘，平日里整洁的头发也有些飘乱。他倚门而立，毕恭毕敬对桑大夫道：“烦您老人家去一趟，我家婆娘要生崽了。”

“生就生嘛，瓜熟自然蒂落，心急火燎的，你能帮她生下来？”

“就是，就是。”宇清观急忙点头，跟着说，“您老人家不知，我们院子中杨公望杨先生和覃木匠家的婆娘也叫得难听，说不定今天都要生崽了。”

“哪样？”桑大夫终于剔出那丝牛筋，愤愤吐出一口浓痰，舒舒展展地喝口浓茶后，清清嗓，问道：“杨先生和覃木匠家婆娘也要生崽了？她们的时辰，我曾细细推算过，至少还有一场期嘛。”

“鬼才晓得啊。今天清早起来，我婆娘在堂屋头砍猪菜，半捆苕藤还未砍完，就杀猪一般叫起来。她这一叫不要紧，隔壁杨先生的婆娘也跟着叫起来，偏偏巧的是，覃木匠家婆娘也干嚎起来。你老人家去看看，现在整个陈家院子被这三个婆娘闹翻天了，大伢细崽都不得安宁。偏偏杨先生和覃木匠都不在家，我慌得不行，这才求您老人家来了。”

桑大夫一听介绍，方才紧张起来。三个婆娘临产，母子相加六条人命，闪失不得。几十年来，养生堂在整个铜仁城闯出的好名声，是不允许有丝毫差池的。

桑大夫急忙从里屋喊出他的儿子和学徒，提着家什，急匆匆地奔陈家院子而去。

陈家院子在铜仁县城的后水门边，靠着锦江河。没有人知道陈家院子已经建起多少年了。单是那厚实的青岗岩的街门坎，就足以显示了年代的久远。铜仁城的这种院子很多，从中南门到后水门，从东门到西门，从便水门到江宗门，到处都可见这种四四方方的古建筑。

然而，就在桑大夫一行刚刚踏进陈家院子的同时，街上有人传出：六龙山的土匪廖江要进城了，是为杨公望家婆娘而来的。

他要抢杨先生的婆娘去做压寨夫人。

杨先生杨公望，是铜仁县城达德小学的校长。他和他的父亲杨昆斋，都是这座县城的名人。

据县城上年纪的人说，杨昆斋的父亲，也就是杨公望的祖父，是从江西过来的。清朝年间时，太平天国运动爆发，但十几年后，曾国藩率湘军与之周旋，逐渐镇压了“长毛”。据说，一部分太平天国的散兵游勇，流窜到湘、黔边境的梵净山，落草为寇，经常骚扰铜仁府。为了扫平这股势力，曾国藩便派遣了一支武装进驻铜仁，屯兵在梵净山下的寨英等地。后来，留守下来的士兵，便逐渐成了铜仁的人户，杨昆斋的父亲也弃甲从商，在铜仁城开起了商号。

到杨昆斋接班当家理财之时，杨家商号越开越大，几乎成了铜仁的首号。杨家商号专营布匹、盐巴。清末乃至民国初期的几十年间，整个黔东地区，民间吃盐一直是最重要的事。乡下的老百姓，往往是将年初买到的一点儿盐熬成一大瓮盐水，仔细收藏，每到吃饭，便舀出一小勺淋在饭菜上。于是，便有“斗米斤盐”的说法，吃盐甚至比吃米更加昂贵。

按照惯例，食盐的销售都是由官家控制的。从清末到民国初年，每个县衙都设有盐务局，他们一方面销售官盐，一方面打击私盐。但凡发现民间有谁贩盐售盐，按刑律当治重罪。但是，因为高额的利润诱使许多商人为之铤而走险，因此民间贩私盐售私盐的活动也就更加频繁。十多年前，铜仁城有一著名商号“吉发”，因贩卖私盐被告发，结果招致抄家，全部财产被县衙没收。“吉发”因此顷刻倒闭。

而杨家商号却一路青云，不知杨昆斋用了什么办法，竟然将县衙“盐务局”的招牌挂到了他家的商号上，自然，整个黔东的食盐全部由杨家商号垄断，生意

红火，财源滚滚。对此，许多商家颇有微词，也曾多次就此向县衙抗议，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，杨家商号的生意更加兴隆。

杨昆斋一意经商，将到四十岁时，还未迎娶，后继无人。

一次朋友聚会，酒过三巡之后，便由天南海北的话题转到女人身上。于是，有人提到麒麟阁勾栏中的那些小姐。

这些老板，一个个平素里道貌岸然，但谈起女人来，每个人都绘声绘色，都把自己说成贾宝玉般。酒席上一时热闹非常。但不久大家都注意到，家财万贯的杨昆斋从不插言，甚至没有丝毫兴趣。有人就问：“杨老板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”

杨昆斋一见大家把话题转到他身上，就有几分尴尬。他急忙端起酒杯道：“来，大家喝酒，喝酒……”

“杨老板，莫非，你不喜欢女人？”张胖子问道。

杨昆斋还未回答，鞋店周老板就嚷嚷起来：“咦，张老板你这话问的，哪个男人不喜欢女人，除非是死卵！”

死卵！杨昆斋差点儿洒出杯中的酒。这种咒骂对男人来说是最刻毒的。然而，杨昆斋确实是“死卵”。

这段历史鲜为人知，杨昆斋十岁时，他父亲还在兵营中，有一次，杨昆斋趁他父亲不在家时，将父亲的短铳偷出来玩，一不小心走火，正打在自家的鸡巴上，打得整个下身血肉横飞。日后虽说伤势痊愈，但鸡巴却没有了，他就成了“死卵”。

也正因此，杨昆斋断绝了娶女人的念头，一心经商，敛聚财富。但眼看后半生已至，倘若后继无人，偌大财富留给谁人？

当晚回到家中，杨昆斋左思右想，不得安眠。三天后，他借口去常德进货，随船队去了湖南。两个月后，杨昆斋回到铜仁，一起归来的还有一位娇艳如妖，风骚入骨的女人。杨昆斋四散喜帖，几天后，便和这位叫香妹的女人举行了成婚大礼。据老年人说，那场婚礼，是整个清浪街从未有过的，酒席摆了整整半条街。每位来客，都望着得意非常的杨老板好不嫉妒。他的新娘香妹，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都勾人心魂。酒宴过后许久，人们都还在谈论杨老板和他的婆娘。

结婚后，杨老板照常忙他的生意。而他的婆娘香妹，却整天深藏闺房，未见迈出门槛一步。半年过后，杨家传出喜讯，香妹生崽了，生了一个胖胖的小子，取名杨公望。满月那天，又是一场喜酒，其排场之热闹，盖过半年前的那场婚宴。

便有人推算时间，说杨公望绝对不是杨昆斋的种，更有人传出，说香妹是湖南长沙某勾栏中的名牌。就在人们种种传说时，杨家又出大事了，杨昆斋的婆娘香妹，因为一场暴病，香消玉殒。

为了抚育杨公望，杨昆斋不惜重金，从乡下找了几个刚生娃娃的年轻婆娘，每日奶水丰盈。一直吃到五岁，奶娘换了十多个，杨公望也长得眉清目秀，壮壮实实。

杨公望从小即天资过人，聪明伶俐。五岁时，能全文背诵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，六岁时，便跟账房先生学会了算盘。十岁时，杨公望已经熟读经史，出口成章，吟诵成诗。

杨公望逐渐成人，按说，杨昆斋后继有人，应该欢喜。但杨公望却偏偏无意经商，在家念完私馆，便提出要去湖南长沙读书，学习新学。杨昆斋执意不允，杨公望性子更倔，偷偷从家中拿走数百银圆，随船队下湖南读书去了。杨昆斋无奈，只有口骂“狗杂种”，向儿子投降。

杨公望来到湖南长沙，就读于第一师范学校。此时的杨公望，已长成一名英俊青年，杨昆斋多次带信给他，要他回铜仁继承产业，娶妻生子。对此，杨公望一概不理。

男人长成之后，思想女人乃天经地义。杨公望一表人才，此念更甚。但他所钟意的女人，却是一位不知姓名的少女。

那是半年前他回家的途中，路经湖南凤凰县城，去一小店用餐时所遇。路途的劳顿和小店的破旧，使杨公望无甚精力，便双眼微闭，等待饭菜。

“先生，请用茶。”一声柔语惊醒杨公望，杨公望懒懒睁开眼睛，一少女正提壶为他斟茶。一见这少女，杨公望目瞪口呆，半天竟说不出一个字。

少女面如春桃，肤如玉脂，见杨公望呆如笨鹅，便浅浅一笑，竟笑出无限的柔美，斟过茶，迈着盈盈的脚步去了。

那顿饭，杨公望居然用了一个多时辰。然而，任他望穿秋水，却再也未见伊人情影。在无限的惆怅之中，杨公望离开凤凰。回到铜仁的日子里，杨公望日思夜想，满脑都是那位少女的身影，面容竟变得憔悴了。

在家过了半月，杨公望便早早收拾好，离家返回学校。途中他又来到凤凰，又去了那家小店，无奈天公不作美，始终不见那姑娘身影，便横下心来，在凤凰住了几日，每日里只在这小店厮混。

混得熟了些，便弯来拐去地向老板打听那位少女的行踪。老板告诉他，这小

店原来的店主因为负债，半月前才将小店抵押给他。至于原来老板所请的小二和妹子，他早就遣散了，因此，杨公望便问不出所以然了。

惶惶失意之中，杨公望回到长沙，虽然学业紧张，但只要一有闲空，杨公望就思念那位少女。

杨公望有一好友，名叫云世术，也是湖南凤凰县人士。这云世术不但脑瓜聪明，且嘴甜如蜜。见杨公望出手阔绰，便尽力交结，日久，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。

云世术家道贫穷，出外读书，衣无一袭新装，身无两文余钱，经常是靠杨公望周济，日子长了，便欠下杨公望许多银圆。虽然云世术说日后一定偿还，但杨公望只是淡淡一笑，“小事一桩，日后休提。”如此，云世术便更感愧疚。

那一日，俩人相约同游湘江橘子洲头，此时，正值春花绽放，春光无限。俩人闲坐谈兴正浓时，见几位少女飘然而过。见此，云世术问道：“杨兄家道殷实，且一表人才，正是淑女求之良才，不知杨兄于此有何打算？”

这一问，勾起杨公望心中憾事，他仰望南天，惆怅无限，心中却暗暗发誓：除却巫山不是云，任凭天涯海角，杨某定要寻觅那日佳人。

云世术见杨公望不愿回答，便笑道：“杨兄定是眼量过高，如若不嫌，世术倒是愿做月老，替杨兄谋一佳人。”

杨公望仍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数月后，杨公望和云世术从学校毕业。云世术便相约杨公望，一道结伴回家。杨公望正打算去凤凰寻找梦中情人，便一口应允。

来到凤凰县城，便住在云世术家。云世术果不食言，第二天，带一女人来家，称此人是他表妹，名叫张月娥，悄悄唤杨公望看过。

张月娥姿容姣美，如若杨公望心无他念，倒也是一件美事。但杨公望有誓言在胸，任凭云世术舌绽莲花，终是不允。无奈，云世术只有苦笑一声，摸不透杨公望的心事。

在凤凰县城住得几日，俩人只是遍游古城，登临春山，消遣度日。几日后，杨公望便要告别回铜仁。

那天清晨，杨公望收拾好行李，便要启程。云世术挽留再三，最后道：“我有一妹，名唤云秀，出嫁已三月，今日回来省亲。杨兄如不急迫，便留一日，请小妹做些饭菜饮酒。我小妹很是做得一手好菜，如何？”

杨公望见云世术一片真情，也不好推却，便道：“也不在乎一日，便依云兄

就是。”

中午时分，杨公望正在午睡，云世术来敲杨公望房门，道：“我小妹归来了，说要见过杨兄。”

杨公望立即起身，开门迎过云世术兄妹。岂料一开房门，见到云世术小妹，居然呆了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原来，他所思念的佳人，正是云世术的小妹云秀。

惊喜才至，烦愁马上而来，云世术分明说过，他小妹已于三月前嫁人，难道，痴情人终身只为情痴？

杨公望只觉天昏地暗，整整一天，傻呆呆地出尽洋相。这一切，立马被聪明的云世术看透，问询再三，杨公望便将数月来的思念和盘托出。

这一真相大白，倒是为难了云世术。内心深处，云世术很想巴结杨公望。单说杨家财产，就足以令他动心，再加上杨公望慷慨过人，更令云世术心仪。

云世术无奈之中，竟将此种烦恼一一向小妹细说。一闻真相，云秀羞得满面通红。初见杨公望，云秀便悄悄爱上了这位青年。奈何她现在已为人妇，岂能黄花依旧？云秀暗自叹一口气，一言不语，回房去了。

夜半月明，杨公望辗转不寐，便披衣起身，独坐窗前。点燃油灯，暗自伤魂。心绪烦乱不能排遣，便取出一管竹箫——杨公望从小受账房先生所授，吹得一口好箫——轻轻吹奏起来，吹奏的居然是《凤求凰》。

一曲未了，杨公望已是满面泪珠。箫声缠绵如溪水，令人肝肠寸断。他实在无法控制情绪，悄然放下竹箫，伏案抽泣不已。

不知何时，恍恍惚惚之中，杨公望忽觉身后有人，回头看去，云秀正站在他身后。

云秀也是满面泪痕，轻声言道：“杨兄，何苦为小女子如此伤心。”

一句话未完，杨公望突然站起，将云秀猛烈地抱在怀中，云秀毫无挣扎，只是双眼紧闭，任凭杨公望吻在她的脸上。

灯花闪过几下，突然熄了。神情迷离之中，杨公望竟将云秀放倒在床上，一阵慌乱之后，两人便赤条条地抱在一起，云山雾水，成其好事。

事毕，杨公望更是爱怜云秀，便吻道：“云秀、云秀，我杨公望此生已立重誓，非你莫娶！”

云秀娇羞无限，轻吐愁言，更是凄楚动人。

“杨兄，古人云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如今我已是他人之妇，只有来世相约了。”

“不，任凭你是皇妃娘娘，我也要你将你抢过来。”杨公望狠狠道，“你去向你男人说，他要多少钱能够放你。”

云秀心中一颤，他听哥哥云世术说过，杨公望是大富子弟，心中早有所动。但无奈她男人是凤凰县有名的秦老二，手下有十几名弟兄，要想从他手中放人，无疑虎口夺食。想到此，云秀更是黯然神伤，泪如珠断。

卿卿我我之中，天已曙明，房门外忽听得云世术的咳嗽声，俩人急忙起身。云秀穿过衣裳，羞愧万分，开开房门，低下头，急忙回屋去了。

云世术进房来，坐在桌前，并未看杨公望。说道：“昨夜箫声，我已闻见。现在，你和小妹苟且成奸，算是云门丑事。但念在杨兄痴情一片，我不说也就是了。杨兄，今日便请回吧。”

杨公望闻此，又愧又急，便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我也无甚颜面了。但我已立誓，非你小妹不娶，望云兄作伐，玉成公望。”说着，竟然双膝着地，长跪不起。

云世术大惊，急忙扶起公望。“这事如何是好，杨兄不知，我那妹夫心狠手辣，是凤凰县一霸，不然，小妹如何被他娶去。”

杨公望道：“不论云兄出何手段，我只是要小妹。你便开口就是，需要多少银圆？”

云世术道：“此事需从长计议，急迫不得。杨兄如果真正痴情，我一定尽力周旋。”

杨公望闻此言大喜：“俗话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云兄只要努力，公望哪怕挥霍产业，也要了此心愿。”

云世术沉吟再三，最后道：“杨兄如若执意不改，那么，你先送三千银圆过来，容我慢慢打点，总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。”

杨公望大喜，便早早用过茶饭，和云秀依依告别后，回到铜仁。

岂料世事多变，杨公望回到铜仁，正值其父杨昆斋重病在床，杨公望便不好开口和父亲谈及此事，每日只是守候在病父榻前，伺候汤水。

这日清早，桑大夫早早过来，为杨昆斋把脉过后，便叫过杨公望，吩咐道：“公望啊，令尊脉息微弱，看来，是熬不过今天了，需得早做准备，料理后事。”话毕，他摇摇头，怅然离去。

闻此言，杨公望大惊失色，虽说父亲病重在床，但杨公望总相信父亲能恢复健康。如若父亲去世，偌大一副产业，便结结实实地落在他肩上。对于经商，杨公望一则不喜，二则不通。他此时六神无主，便叫人唤过账房先生。

账房刘先生刘雄原是个孤儿，自幼便被杨昆斋收养，虽说只长杨公望七八岁，但生意来往，过往账目烂熟于心。见杨公望愁云密布，便安慰道：“少爷不必烦愁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棺木寿衣等，我早已吩咐伙计们办好，你只需守候老爷，听他最后有什么交代。”

杨公望便依所言，紧紧守在父亲床前。将到晚饭时分，突见父亲重喘一气，将眼睁开，杨公望知道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回光返照”了，便紧紧拉住父亲的手，听父亲交代后事。

杨昆斋咳过几声后，艰难说道：“公望，我归期将至，所幸你现在已知事成人，我已无甚牵挂了。记住，一定要守住家业，县衙马县长处，刘雄自会料理妥当。刘先生他……”岂料，一口浓痰堵住气管，杨昆斋话未说完，将头一歪，满屋沉寂。

长久，杨公望方如梦中醒来，不由放声大哭。旋即，刘雄率一千伙计跪进屋来，一时，屋内外哭声一片。

杨昆斋的丧事办了整整七天，几十名和尚道士每日里诵经开道，县城内各大户人家、县衙马县长等都送来挽幛。整整七天，杨公望瘦了一圈，最后，将父亲埋在铜仁县城南门外的文笔峰上。

父亲刚埋上山，刘雄就抱来账册，将过往账目一一向杨公望说明。公望道：“刘先生，家父临终前所言，生意来往但请刘先生一如既往，费心料理。公望谨记父言，事刘先生当如兄长。”说完，他双手合抱，深深一揖。

刘雄一听此言，惊得慌忙离座，跪在地上：“少爷千万不要折杀小人，只要少爷看得起，刘某定当生死以从，报效终生。”

此后，杨公望便终日在家看书静养。将近三月过后，想到云世术所嘱之事，便唤过刘雄道：“我有一桩婚事，定在湖南凤凰县，本想前去办理，但家父丧期一年未满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刘雄一听，马上笑道：“少爷原来谈有婚事，只是我们不知罢了。这是大好事啊！老爷九泉有知，定然为之高兴。虽说老爷丧期未满一年，但少爷是读书人，学的新学，大可不必拘泥旧常。该去办就去办，老大不小的，少爷早该成家了。”

杨公望道：“如此便好，只是需要些银圆，请刘先生做好准备。”

刘雄道：“不知少爷需用多少？”

“三千银圆。”